



桂宮誌

二

ハ 6
2477
2



門 八二 〇
號 2477
卷 6-2

桂宮誌卷之二目錄



天芮編

璿機函

化書

清河內傳

附靈應大帝事實

本傳

桂宮誌 卷二目錄

天芮編

動其下下以獻替其上此教化之化也元命者序太始也流形者本太質也生民者明性習也易俗者變夷禮也稽古者覺後知也奉真者遵道法也寧親者報劬勞也幽婚者戒苟合也淵石者重育子也馴雉者誠感通也回流者護先塋也降瘟者顯符驗也好生者習醫業也天官者醫業成也薦賢者公道開也格非者和聖賢也榮歸者知止足也敦宗者念本支也歸寂者遇釋法也君山者喜幽

清也感生者不能忘情也奉先者思繼志也孝友者繼絕緒也沔水者杜讒慝也白駒者冀留賢也舉讎者忘私憾也恤孤者敦孝義也慈訓者傳內觀也盡忠者堅臣節也棲真者居雪山也山王者始護蜀也刑賞者罰淫而舉孝也存褒者沮西嶽之擅威憫無辜之陸沉也回風者嘉孝子而罪狂夫也明寃者嫉無名而恤無告也苴邑者滋生齒也拯溺者善賢侯也雨穀者惡利心也曲雨者惠遺

黎也殞賊者旌孝婦也北郭者誨求嗣也返
火者匿奸計也平直者現隱祐也費丁者賤
勇力也石牛者惡好貨也五婦者諫重色也
顯靈者不忍蜀之亡也大丹者遇聖師也巴
都者嫉贓污也婆娑者明天性也戒龍者和
鄰祇也鳳山者尊所生也魚腹者矜老苦也
口業者彰惡報也東郭者懲巧僞也牛山者
分善惡也天威者憎逾婦也尚義者貴同氣
也旌隱者厚士風也佑正者高烈女也殺生

者遠庖厨也酷虐者戒偏性而害物也閔世
者念黎元而將救其亂不忍無功於物而叨
受血食也咸陽者明靜心安動則招尤也邛
池者爲所親報怨也解脫者謂冤不可成而
非大聖則莫能解也仁政者悟前非而積後
果也幽明者俾世知暗室之不可欺也籌帷
者償宿債也如意者大有爲也丁未者兆命
於當年而佐聖於今日也水漕者司天澤也
桂籍者喜文儒而尚德行定優劣而司予奪

也若夫應舉孝廉結友姚萇顯八公之績開
中興之運與其李唐二帝入蜀之符驗我宋
累葉報功之祀典則有內傳行事與夫名卿
翠琰大手綸言在焉非此顯化之屬也侍生
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竝族兄兼善四人
者事吾之久緣法相契邇緣篤於事神而有
七十三化之疑嘗請於吾因命四子設壇於
誠應樓諸生執鸞相事更代其勞於此發揚
闡露以待知者仍令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

等董其事及繪畫刊本傳諸當世嘗謂幽明
異塗理致則一在洪荒無爲之世則鬼不能
干神而神不能干人於樸散多事之際則人
僞滋廣非天不足以勝之是故聖人神道設
教始有天人相因人神共理之化要其所歸
不過垂世立教之大端也雖然法立而姦生
真去而僞起砮砮或可以亂玉稂莠或至於
敗禾假神爲言誣天欺俗者亦有之是則付
之於清議又不足與辨也時淳熙重光赤奮

若至日寶屏山序

序

夫陰陽不測天地之化也以道設教聖人之化也合乾道之變而藏其用因聖人之教以寓其跡者其惟神乎以大而言之麗乎天者非止日月也有星辰焉有璇璣焉而又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所以不言而行四時麗乎地者豈特草木也有邱陵焉有河海焉而又敘九疇分六氣此所以不言而生萬物

至於聖人開物成務法天地不言之化運至誠贊育之妙自微而潛乎心至大而行之天下則神之爲用存乎其中矣惟聖人窮而知之百姓用而不知者七曲帝君應化清河游神濁世觀其爲神爲龍自水府而爲天官由王者而爲帝座或爲忠臣孝子義士廉能出幽入明懲惡勸善大率皆以仁慈方便正直含容輔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有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括者曩寶峰所降之

化止於七十三事畧而未詳其自國初至今
民賴其庇其跡不可不書了菴居士楊興乃
英顯彙之門人董常也運會符契來貳古通
遂拉中和道人馮如意炷香扶鸞叩神於是
復降行事之微茫續爲九十七化予忝職天
府請序其目七十四孝廉者經濟太平之基
也感時者悼中國王化不行結信義於交遊
也神扶者淝水大捷而八公山草木化人形
以破苻堅也誅暴者戒汚吏貪暴示以異類

報也明經者彰禮樂顯先聖之道也護聖者
命子顯於曲江而扈禁蹕於萬里橋也明威
者戒士大夫不欺而守正則功名可必也濟
順者奉僖宗以保民也濟迷者顯火炬以懲
不信也證果者悟真宗也明良者慶會遇也
忠顯者佐皇國伐叛逾而盡忠節也聖治者
庶事修而歌太平也武烈者濟時康難也興
國者忠良也止足者辭玉府尊隆渙號也真
元者拯難也訓逾者誅不孝以明天令也拔

苦者悼亡也福瀘者平宿冤也昭明者見畢
工也亨屯者削僭也安南者活生也復古者
壽文脈也此書非了菴則固未顯也蓋天人
相因不期而然抑有以表而出之觀者宜加
敬焉紹熙闕逢攝提中秋日英武昭惠靈顯
威濟忠贊王崇應大帝李 序

化跡總詩

緣事將成信有時人能弘道復何疑不因百尺樓工
畢爭得多生事跡垂典實任從機銜耀始終庶可見

云爲從今又被人間世傳出清河百首詩

第一元命化

混沌初分濁與清東西分野景鮮明中含太乙氤氳
氣吾已潛符造化情獨占宮辰雙女上專司火德五
行精率然自厭居荒落脫蛻終期道果成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前降內
傳化字世人誤傳作代字今正之○按大洞經序
帝君於周武王乙巳歲生於吳會卽今平江是也

第二流形化

遁跡靈巖不計秋日光開閉自剛柔吞霞滿腹無饑
渴養息潛真任去留數足轉形歸孕乳時來隨分事
王侯會稽勝地堪揚化張氏生身世屬周

余方遊人間忽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
具香燈仰天而祈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
宿昭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張適符列宿予於
是生焉

第三生民化

北堂一夕夢吞珠隱隱襟懷震夙初厥月誕彌延穀

旦靈光充滿耀蘧廬儼思不與羣兒戲嗜學仍於百
慮疎耆舊相逢每相語謂吾他日是洪儒

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矢張羅網世掌其
職子孫因以張爲姓顯於吳

第四易俗化

吳因泰伯遺風後一變民情似島夷剪髮務從安澤
國文身將以禦蛟螭性情不願隨時俗冠屨惟思習
禮儀始也親朋嫌矯飾終焉鄉里翕從之

余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俗也

余既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屨自習禮文內外莫不以余爲異及其久也從余化者十有七八焉

第五稽古化

三吳僻處在天涯文物無稱少麗華帝典未常傳遠裔皇墳那得布農家幸因膚使傳縑素頓令卑情識制麻從此一方絃誦美區區風教已堪誇

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焉一日有耆舊謁吾父者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傳此予好之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邑人願學者

從予習之皆以予爲師

第六奉真化

寂寂茅茨晝掩門行人稀到水邊村深耕偶得黃金像久瘞猶纏紫葛根不忍鉅音披鎔虧體質聊將焚獻度朝昏迷歸海嶠禳災沴一境生靈賴此恩

予之居事畎澮忽於鉏下得一金像頂冠如崇山疊翠被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慈祥憑几巍坐荷花爲臺高尺許重勻餘初未知爲何神詢之故老或曰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冶金以

爲神物用鎮方嶽豈此像之類乎吾家素貧雖迫於衣食不敢起鈺鎔之心一日海風翻浪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予謂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儻來今爲衆捨之以祈海若冀其安息乃率衆乘高以像投狂瀾中俄而風止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其爲德也皆以糗糧布帛見謝拒之不能自是溫溫然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投像之所蹤跡之砂積有光掘之舊像仍在歸築宮室以安奉邦人敬事之

第七寧親化

母氏劬勞歲月深風寒暑濕久相侵醫巫診脈皆無效鍼灸頻仍殆不任剔骨和羹償夙願吮疽出血本誠心分明夜聽神仙語二紀延年表至忱

予旣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紝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疽瘡舉發於背始以巫覲音檄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臥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爲吮疽大出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

有膜如絲續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二紀之壽翌日勿藥果符神告

第八幽婚化

婚對由來不等閑此生奇遇是前緣靈骸不朽如相待清夢重遊豈偶然嗣子已堪傳後業芳魂俄復掩重泉壯年頓絕陰陽事衆議稱予骨是仙

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非特良媒之不至抑亦予無好迷之心也向因母氏嬰疾以未見孫息爲恨予亦有不孝之憂一夕夢至一林麓孤塚巍然傍有一門一女子靚妝坐其中顧予而語曰君非張善勲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問其由女曰妾與君居鷄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與君會談君之美以爲好學尙禮古君子也議以妾歸於君吾父以君貌異寢而難之然妾之慕君心已一矣後許於鍾安孺鍾富家子

而清議無聞妾心駭焉由是得疾而終今三年矣
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曷爲我圖之予悸而寤月
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友人儀堅成縱步尋幽忽
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告吾友共訝之塚中人
出呼予爲郎蓋夢中所見者也儀實仲之舅家因
走告仲之父母迎女以歸卒爲婚姻云

第九淵石化

春光淡淡景遲遲春水溶溶清且漪羅綺岸邊搖倒
影神仙種裏悟前知白文細篆成淵字青石圖形似
小龜生子立名符感兆貴知天與自無私

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
潭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俗也仲與
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然莫測宜從上
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忽起花沫如吹仲以
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鷄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紋
隱隱如淵字意感而有孕旣生名之曰淵石方齟
齟音襯仲忽告予曰吾兒真似君者宜善視之妾與
君世緣盡矣語畢而逝予乃不復再醮

第十馴雉化

天摧地裂情堪擬荼毒無門救二親負土培墳酬怙恃寢苫枕塊益悲辛黃泉路隔嗟何及白雉情傷亦自馴禮制三年心罔極節哀於以率中人

予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予父八十有五母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常有白雉一雙棲於林上每遇祭奠飛鳴而下俯仰咿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第十一回流化

壘築墳岡不憚勞何期平地發波濤松楸欲變無何有棺槨猶憂不可逃大洞仙經除厄難真金聖像鎮鯨鰲秋霖已霽湍流息喜見平田廣且高

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纔百餘步蓋一時匆遽卜之云吉自以爲便於省視初不遑他恤也葬之五年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爲岸水音頽不竭勢頗峻急吾心懼焉欲改卜之無及矣

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並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霖傍溪湧漲數流爲一吾益恐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垆廣一里餘自是松楸無害矣○大洞經序云三真人授文昌大洞經金像授法錄行持屢獲感應

第十二降瘟化

雙親之死爲瘟災切骨銜冤痛且哀生育恩隆情不匱幽冥路隔憤難開神兵執崇明中現法錄傳真夢裏來落筆神符救民瘼豈容五鬼暫徘徊

予之二老皆死於瘟時盛暑嬰毒荼苦滋甚每念瘟疫之酷恨之切骨而幽冥路殊力不能報心常怏怏比因墳岸回流實自大洞真經金像之力於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冀獲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予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錄爾未見也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示予拜而受之旣覺書在枕前其一曰大洞錄又一曰大洞法因開錄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

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於予前俯而聽命一人持紅旗立於衆先白予曰願聽使令予方恍惚不覺厲聲謂之曰吾要爾等治瘟鬼此鄉張屯使家闔門病瘟爲吾驅來語畢一持旗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頃執鬼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鴉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邪翼斧鑿之具予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辭曰弟子元伯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重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真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遇行瘟見真官符籙所在卽不敢至矣予因依法授以教勅而去閭里有病瘟者與之符法皆得全活

第十三好生化

風寒暑濕因天變飲食興居病在人黃帝脈經詳子母神農藥性辨君臣按摩鍼艾隨輕重補瀉推移審故新但得天民無橫天勤勞不惜此心真予以法籙救人疾疢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

不可數計其有染瘟病者著邪祟者受瘡厲者逢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凶神者遇惡氣者一一全活然有臟腑寒熱虛實之不齊飲食起居勞佚之各異或因喜怒哀樂而感於內或因風寒暑濕而受於外此皆岐伯神農氏之學非道家法錄之事也人有懇於予而不能全其生者予實赧然不足於是講究脈理翫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無橫夭矣

第十四天官化

作善家庭祇自憐不期聲譽乃喧傳名聞王國心無愧位列天官事有緣六氣和平方宴樂萬民疾苦易安痊當年稱職吾何力君相明良化使然

予活人衆矣或聞於君上方以砭劑爲事而又爲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旣以國君所薦又歷試之以予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予甘心焉於是教戒徒屬使勤其業蓋成王之世也時王畿豐稔六氣和平民少札瘥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致予

得以稱職焉

第十五薦賢化

人之有善如吾有已達仍思未達人大智潛心能創物仙方治疾可通神推賢汲汲誠無隱自代區區意本真奏徹宸聰蒙異賞驟陞諫列作臣鄰

予之屬有瘍醫公孫智叔者賦性慈悲而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

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

臟拘之以黃熬

音謀
瓦器

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

神效乃以其法著於典則予自以爲不如彼而位居予下因舉智叔自代以兼予職未幾上躬不豫鬚有疽生一夕決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於是智叔始有醫師之命王以爲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爲司諫

第十六格非化

太醫活國理非輕瞑眩輸忠政乃成形迹相忘疑自

釋樞機不密禍由生微言忍使彰君惡削橐何妨隱
直名但得聖朝無過舉不辜榮祿是真情

王若曰咨爾善勲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太醫
活國今寘爾言路以旌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
正吾失嗚呼惟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
行汝往欽哉毋易所守予三辭而後受之既與七
人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明無大過失而予憂
君憂國之心一步履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
冲之時聽政於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

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間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
微爲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
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者予亦少
有力焉

第十七榮歸化

十年膺仕拋桑梓一旦榮歸復里閭嗣子小童驚弁
服田園蹊徑訝邱墟遊仙夢覺空勞擾涉世情疎自
卷舒再識北窓春睡美任從鷄喚五更初
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怙恃無

善時身在草莽及怙恃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稻衣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鷓鴣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與之歎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卿大夫設席東門之外既歸里人迎候予乃自近郊舍車而徒鄉曲以予爲榮

第十八敦宗化

宗人本是一根生貧富誠難較重輕祿廩儻來何足吝親朋至此若爲情死生並與周婚葬俊秀仍須爲作成他族聞風喜相效三吳漸有義莊名

張有數族居多貧窶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壯者已老死生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成長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效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第十九歸寂化

聞說西方大聖人苦空寂滅以爲真行歌自信浮雲喻坐想徒勞夢幻身得訣坦然超彼岸忘言聊以穀

吾神從茲始悟歸根理南北東西任屈伸

予之在朝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聖人古皇
先生者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理以慈悲爲主以
方便爲門以齋戒爲常以寂滅爲樂視死生如朝
暮等恩讎如夢覺無憂悲喜憤之情蓋知浮生不
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逢隱
者行且歌曰朝陽之暎觸石生雲初焉髣髴已而
繽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
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

見迫畏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趣爲異類兮芸
芸予聞之始也駐車而留聽少焉憑軾而敬禮終
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領妙理深契衷願惠
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
仰天而歎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
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
死而不亡證無量壽若果終於彼岸則可成正覺
如止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爲神仙予受
教焉於此塵緣旣畢百慮頓灰時丁仲秋會集親

友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得吾之真
知身是客

第二十君山化

君山一境最清幽鶴馭徊翔爲少留湖景昏明從晝
夜林光疎密任春秋無身不顧千年藥有道誰貪百
里侯極目煙波供受用飽聽欵乃看夷猶

予旣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
境因少留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
繫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

愛吟風弄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耳方且
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庭
之真逸久之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
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第二十一感生化

神職君山歲月遙洞庭深邃絕塵囂偶嗟泣涕無從
出已覺悲魂不可招換舍投胎緣未足拖泥帶水恨
難消玉壺不肯藏春住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

封羊醜酒呼號而祭者其聲哀婉清切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體有塗光三酌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難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睽若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蓐有期爲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神墮婦懷懜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

是男是男子開目視之身在浴盆中蓋已生矣

第二十二奉先化

厲王監謗衆心離先子忠言履禍機流彘早知將易位逆鱗悔不聽防微錄孤聖澤曾無間美諡英魂更有輝徑陟諫垣承世職人言有子可傳衣

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辨篤於教訓凡乳哺偃息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語言誘習鄰兒與予嬉戲則以泥土繒帛結束設像以爲古人稱揚故事或爲君臣朝會或爲父子告戒或爲師

徒訓勵或爲朋友接陪每事指陳俾予曉習世故十歲始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旣長而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嚴三加之禮西序答拜因泣謂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爲保氏常諫王惡而王性多忌恥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監謗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目人不堪命百姓離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旣而不祿天下寃之今王行仁政詔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錄其後汝其往哉予

乃詣京師登肺石以自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諡之曰獻法曰忠必告上曰獻仍以予爲保氏奉先臣之職宣王之時也

第二十三孝友化

長兄不幸身無後同氣由來本一支母氏悲傷情有感楸陽立繼理爲宜北堂旣慰慈親念幽壤終爲死者知喪禮盡於王父母揚名孝友顯當時

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予年旣壯有二子長曰然明次曰楸陽楸陽早慧見憐於曾大父長

至之前夕家廟祭奠予母哭之哀因言亡兄絕世
予請以楸陽繼之俾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
八十而終王父以哀廢食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
服斬衰三年哀毀盡禮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
字而不名

第二十四沔水化

猗歟吉甫氣飄飄勲望才猷冠聖朝經武緯文心固
美征西伐北地方遙鎬京飛語興讒謗沔水聲詩托
諷謠君宰相歡功烈盛賴予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搢紳所慕國家中更
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卽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
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予與王居吉甫居多大
畧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於是讒譖迭興
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王予爲多
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爲沔水之什王聽之泊吉甫
歸功烈旣成君臣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爲
優焉

第二十五白駒化

聖慮憂勤既有初一朝德色沮嘉謨賢才遯去嗟黃
髮詩什形容咏白駒束帛自茲通下國羣賢俄復集
東都皇家招隱興王化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陞予爲大夫於時四方
無虞王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
肅震置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有翻然
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爲譏刺勸王
留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
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
是詔告在庭責功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旌日遣
無虛未幾清議歸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
化矣

第二十六舉讎化

先君飲恨下黃泉在禮讎家不共天已死風成無所
及後人溫叔乃爲賢只知所舉惟才日豈憶無辜被
譖年上亦昭情知此事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知終
天之恨予未之忘風成死久矣有子名溫叔有才

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予以問韋韋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瞽繇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爲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旣陞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溫叔王聽之卒善其職

第二十七恤孤化

壽夭前途不易知仲將方艾遽傾危一身永逝嗟無後五女皆孤益可悲納采問名如父在贊羔奠鴈及婚期死生不變論交日泉下幽魂亦展眉

師氏韋仲將與予爲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夙駕出於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旣前而却忽偃於地衛士掖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韋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五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旣無卹典五女何依予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爲然明林陽之婦

第二十八慈訓化

守志當年正妙齡期頤耳目尚聰明緣深不惑旁門
法心著常持內觀經花落花開根永在月圓月缺體
空靈臨終切切垂慈訓證位仙階達杳冥

母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平日
常持內觀經細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
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歎息曰吾與汝
因緣相際得為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
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

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
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若解知身是妄直須謹
守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功行者
超升上界無惡業者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
結冤讎之果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
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道乃生
天上是為妙惠真人

第二十九盡忠化

奪哀變禮從王事為感君恩念舊臣切諫區區還不

聽忠懷歷歷竟虛陳青宮本乏元良德白首羞爲諂
媚人盡節九泉吾不恨尙憂周道寢沉湮

予有齊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
從事禮之變也上卽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勲舊
如尹吉甫召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或以物故
惟予爲老成上初以宮涅爲太子予力諫之不能
移其愛卒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
予又諫之王以予恃先朝之舊且銜前疏怒形於
色予乞骸家居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

後命予惟盡忠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真然尙
憂周道不振有失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樓真化

再出頭來事愈多幾回歡笑幾悲歌忠臣憂國嗟無
及直語逢嗔可奈何遠望松楸慚白髮悔貪祿廩受
丹科雪山一境非塵世來此樓真得也麼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
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
以予爲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

予無身矣射予何爲於是望故家而覲甚辭王國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名飛越予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爲鄰俯而察之名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盍留於此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爲雪山大仙

第三十一山王化

北違京鎬千餘里西望岷峨萬點山榮辱已拋羅網外是非不到水雲間力誅白虎遺星石匣鎖青龍瑩月環南面稱王朝北望有煩帝旨爲重頒

予方留雪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峰青翠絕境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真官丰神巖峻日有光芒警欬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

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
來予告之實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
此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劔嶺其勢北距終南西
接岷峨南通邛徠東挹巴庸廣袤周匝殆千餘里
此山爲要地也白山王白峰主托生爲蜀太子且
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旣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
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
兼劔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千餘歲矣負此山嶠
以人爲食真官旣嘗爲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

嘗聽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羣靈呼吸變化
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
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
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爲此山王董
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有威刑
衆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現身
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劔屏翳號風雨師清道
揮劔一呼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
梁反復吾身當之衆刃並前斃於刀下又於血汗

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
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
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爲蜀北門山王

第三十二刑賞化

幽明政治雖殊異平直存心理則同孫滌銜冤當雪
耻宜肩力孝未酬功嚴刑不恤笞魚背保奏終期徹
帝聰小大神靈皆敬畏清明天地蕩皇風

予旣卽真爲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
祥功過皆得與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

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因拘其魂而亂之
爲鄰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旣伏其
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
故孝子吳宜肩嘗爲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
終三年未有所受予爲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
自是小大之神咸加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

褒侯以女媚幽王王寵褒兮壞紀綱黜子屏妻天所
厭誅良害善鬼爲殃嶽靈遷怒情雖快褒國平民理

可傷奏達上穹符允報遺黎仁壽遂延長

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爲后后賢有子宜曰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及褒侯以姒進遂寵姒而疏后尋以姒有子乃廢申后以姒代之姒生子王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逐宜曰立伯服爲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爲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寧三川皆震山摧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標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

山神欲湮褒邑褒與蜀接境予訝其太甚卽上奏言治褒侯固不足恤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免於湮墊厥後犬戎伐周棄漢沔褒邑地隸於蜀皆帝意也

第三十四回風化

惡人行惡自招凶孝子嚴親意不同爲食成讎情已甚回風反火勢方雄滿懷俠氣猶能吐刮面狂飈訝自攻留與世人爲鑑戒要知聰直現神通

劔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

雞具食客以爲相饋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
飯也客不舉七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乏司
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起曰汝以吾爲未
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燼其居時
方歲寒草木黃落煙焰蓬勃勢不可回轅負母而
出仰天號呼予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
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燎其鬚眉欲走而迷
顛仆火中僅存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
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

爲人所辱濱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致不
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實餒甚心怨
於子方藝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爲風所
吹今卽死矣不作無名鬼因告之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冤化

須知人命重如山莫把形疑作等閑毛氏喪身猶未
雪良能濫死豈容還騰魂附體明冤獄執賊求情伏
巨姦艾敏一言其利溥享人血食免慙顏

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

娶魚山侯釜之女逾年釜得疾勢急女告於姑請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奩篋中有黃金耳璫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欲歸而復取則日西矣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呼携耳璫至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所忘之物兄嫂至姻家兄可先歸婆已顛望矣無方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既別移時侯氏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能信之遽與嫂別既還而夜深翼日侯訝其女已約歸而

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無首釜疾革而亡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鞠之月餘獄成良能自誣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不存殆爲虎豹食之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神艾敏來告予察之得實蓋有強賊牛資與妻毛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劫而逼之取侯之衣與毛相易毛與侯年相若也梟毛之首携侯與俱予爲追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詞自陳而得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第三十六苴邑化

含靈最貴莫過人不易修持得此身既會胞胎當愛護却緣衣食使沉淪伊余幼幼情何異天地生生本自均從此一方風俗變刈蘭凶釁免傷神

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民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至於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卽與約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

容留率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癘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予請救之予從焉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爲祟焉予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予乃遣功曹荀明傳予之語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

血請命於予予為戒之使改其行千十從之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第三十七拯溺化

秋雨霖霖久不休三江相合勢同流鏡潭壅溢深無極城雉傾摧急可憂白馬遺黎誠善俗黃高仁政乃賢侯柏堅一喝波濤息誰謂驚濤敢敗舟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霖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卒不能泄波濤宏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

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為岷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粢盛三江環合邑人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攪擾若蟻移穴城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携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待斃予心閔焉於是以柏堅傳帝旨勅水潤下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沉溺之患矣

第三十八雨穀化

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爲衆心許氏賑饑將竭產羅家閉糶不容針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歉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爲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死於阻饑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予奏上帝有旨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予乃

勅諭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灾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聞之自經

第三十九曲雨化

苴郊之北巴江西中有龍山險可躋民質素來全孝敬歲荒久矣望雲霓曲施嘉澤成秋實免使遺黎病夏畦自此遷居來者衆老人扶掖幼提携

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焉龍山之下居民三

百戶許望帝之初全蜀亢旱邑神蘇公長不忍遺黎死於凶歲引咎自責曰臣所部民少壯力作老者休息非不孝也征徭不寬未嘗敢怨非不忠也春耕夏種必祭天地視田之美畫以方隅許爲粢盛非不敬也旣有所收未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忠孝敬順如此而旱暵爲災曾不我遺是臣之罪也吾爲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予乃竝苴邑之工借巴江之水曲施雨澤三日而止一方有秋邑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來者漸衆矣

第四十殞賊化

孝婦劬勞爲養姑冰清一志爲無夫鉛華不御從人訝針指爲生乃自娛禮葬哀深方復祭愚民白晝輒穿窬不惟正節蒙神佑兼示貪殘被鬼誅

漢水之濱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血尙盛身無惡疾唯此爲

求爾妾豈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爲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工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盜乘其出踰牆啓鑰盡携所藏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十人執盜於市舉楊所竊歷告於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嚙十指盡而死

第四十一 北郭化

人之嗣續貴非輕只在心田種果成欲速區區還是拙招尤累累豈能平栽培卉木姑爲喻周恤孤窮俾用情貴子承家號神保乃知報德自分明
蜀都北郭民王尙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宗之子以爲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爲計愈疏歲

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羣望覲祝
巫歌月餘不已予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
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糞速
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芟視其
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潤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
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知乎曰不可予
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
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蓄者留之不可
蓄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爲父堅汝初

志畧其細故汝室有子無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
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於天若
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尙忠信之以
爲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爲娶婦
指授別業使爲久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
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後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
而克家焉

第四十二反火化

兄弟從來本一支如何鄰壤便相窺苴侯要利情難

測蜀主登宗自不疑烈焰亘天方可畏雄風刮地反
遭危空中明語垂端的始信神明不可欺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於苴是爲苴侯久之苴
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
熾予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
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竟不勝
蜀

第四十三平苴化

苴侯立國號葭萌不念魚鳧是弟兄戈甲相侵民橫

死封疆密邇事虛爭更因信使談形勢現出神兵示
重輕葭邑一朝心伏羲免教塗炭及黎氓

苴蜀旣交惡干戈相爭者久矣蜀主厭之遣使莊
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隅
予因現神兵而儆之苴侯疑其襲已遂乞盟焉使
者言之於王王爲予立廟於都之北

第四十四費丁化

生前直道雖罹禍身後遺靈耻括囊君寵五丁忘武
備予方三狄抗封章只因運土增妃墓不信談兵拒

敵疆謂我妖言何足較從而毀廟又奚傷

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艷蜀之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尙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五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旣而王親信之寵用之且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旣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予旣爲之

神享其血食且強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爲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闥上書其畧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爲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羿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爲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

諸臺阜列爲侯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
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
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強秦
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王不悅曰
汝諫吾謹武備而誚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警
盜而廢犬也予力辯之時五丁在前恃王之寵欲
來見辱乃隱而不見五丁以予爲妖又曰此殆北
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予亦不較焉

第四十五石牛化

巴蜀相攻蜀富強秦人貪蜀巧思量非干孝惠興謀
善自是開明用意荒礮石爲牛山下立鎔金作糞尾
邊藏好財不聽忠言諫鑿路興兵致後殃

周室寢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隙秦與蜀鄰惠
王用司馬錯計啓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
乃於秦蜀之境鑄石爲牛形製旣大置於草中又
鑄黃金爲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
月餘金餅爲人取去旋復置之所取旣頻蜀王知
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金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

險路興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日子復化形爲儒者以仲弓子長爲名詣闕請見王許之予乃上疏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予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呼潸然出涕王以予爲不祥左右掖予出予從而隱焉

第四十六五婦化

秦人貪蜀欲並吞嶮道開成入蜀門尙恐石牛彰詐計更將宗女許新婚不思大國難爲偶妄謂誠心有所存迨耳固知辭枉費忍持緘默負君恩

石牛旣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鄰親仁而善鄰禮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予聞之歎曰彼強國也此物奚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自備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衛士中現儒生

像自陳上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勅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衛士驚潰予獲免焉

第四十七顯靈化

忠懷不忍秦侵蜀力諫吾君反被嫌怒像本期鄰敵畏大身俄爲玉音潛路還七曲行方徹山壓羣靈命盡殲從此一隅知敬仰劍南聲勢已炎炎

五丁旣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衆小大懽悅盡昧於禍機以非爲是以禍爲慶衆人之常見也予乃於

劍嶺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
以回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或於譏譏中聽有玉
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
不可以廢秦王是也子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
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神張仲子也我將搏
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予予乃經山
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爲丁所及持予甚急予
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搖曳尋以首穿山頂回光
反顧以震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巖下

山摧勢逼於是五丁五婦皆陸沉焉爾後蜀並於秦吾亦無憾

第四十八大丹化

老氏中原厭用兵西昇甘作化胡行雲間車騎排千里所在神祇送十程殺命心公寃自釋吞丹志一體斯輕乾方不是潛真處却住坤隅慰衆情

予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息忽雲衢間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

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在翼護數一日請憫於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爾旣公於心三諫於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旣有功於蜀今國號雖秦而井邑仍蜀也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者與心爲一爾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

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
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第四十九巴都化

大凡臨事莫欺心心境纔昏禍必侵巧計受珠誇倖
械厲聲決獄逞胷襟鞭笞二百難輕恕受痛三旬可
自斲廟貌重修非所望祇將直道報知音

秦旣並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爲
郡久之巴都守相伊庭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
威家奴萬貞投井而死獄威月餘不勝箠楚誣服

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貞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
三日貞竊其貲欲逃他所爲威所覺貞臆度不免
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
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屬
醫者別日但以小篋作封藥來雖在客前無忸怩
也其家甚喜至日候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
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末酒三行醫起以獻藥
爲言伊受之方入中霤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
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

相宮誌 卷二
一 尹青紉
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欸伏辜卒陷大辟
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神靈察此冤
抑否予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爽訊
之得情庭儀曰珠寶某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
者珠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
敢易其欸予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寤
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
乃死威之家爲予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第五十婆娑化

人之生子要尊親自幼劬勞育爾身冒姓固知羞見
問所生寧可棄其貧官中被罰情難忍夢裏遭笞痛
亦均一旦冤人成父子鄉邦風俗可還淳

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婆娑山神轅安行來至巴
郡渝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
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於龜筮云吉乃敢
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爲四郡秦人
稅之一槩爲蜀某之所治王盍臨之予以非公事
不敢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所治有民周符

本轅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
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之
乳養於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
曰汝欲以此凶命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携而出適
友人周寧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
後人今鞠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
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袁以家禍連縣貧甚及周
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
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於數四平叔私計以爲符

實已子且嘗念我乘間爲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
來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
叔之言不直笞之平叔炷香於頂以告安行且言
子敢笞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裁王
爲決之予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已之初生
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夢未畢哭而
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予復
夢中責其不卽聽從笞之百下符既覺達旦不寐
明日拜於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爲大人

遺體今神來見責撻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豫其家產惟父之是從鄉人以爲賢周子筮乃分資與符任歸宗袁之夫婦老且有托焉

第五十一戒龍化

周旣爲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爭道宣餘忿不顧殃民有重愆指石爲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澣耕桑者無復橫流浸潰矣

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旣並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於嶽靈諸川之龍朝於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東相值於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鬪於江淵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其澣者千有餘家一旦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衆障其狂波予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敬受教令旣

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朝宗回日予與之尸事
仰天設誓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須臾兩石峙而
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於好天地爲質斯
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爲一則今日之盟可寒訣別
而歸

第五十二鳳山化

千重肌肉受胞胎十月懷耽豈易哉情實片言違主
意羈縲兩紀受身灾不因夢裏騰雲去爭得山邊避
雨來子母如初天理在晚年甘旨且相陪

果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一日醉飽形言睨
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
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爲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
平不字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妝貲買柳氏女
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喜甚早夜焚香祝於天地
每以王氏續嗣爲請知柳有娠卽以已之衣飾與
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
請女醫以爲備旣分娩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
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已生也夫君

賢之子百晬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別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汝爲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爲代耶尋撻之卽易其衣裝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饑寒辛苦無所恨也邇來月餘不見兒而兒憶母否宜壽亦哭

聲聞於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箠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及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爲妾則我且死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携而爲貲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饑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取焉乃行於城郭捃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詰責又被逐焉旣無所

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
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忽告其妻康氏
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
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既
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
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而
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唯一飯菜米而
已誠動幽明所至神祇爲之感格巴渠二江相合
之地有鳳凰山予徜徉焉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

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
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予聞之有所
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
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途予爲夢
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
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
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
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
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

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第五十三魚腹化

生身爲女已卑微况被狂夫掠賣之飲泣父親成瞽廢積憂母氏似癡迷異鄉苦樂誠難測一命存亡不可知直待咎元彰報應臨終方悔沒便宜

蜀之生民二男四女故其俗以女爲卑涪水之濱富民任盈年老無嗣唯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鄰右遨遊蠶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爲惡少咎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爲元所賣於夔門矣

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見珠而死予憫之乃勅入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腹負汲而哀詢之讓龍乃得其實予乃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旣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盡如夢中所行乃見焉珠初爲人婢主母惡之而箠撻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爲鄰子詐欺曰爾父

求汝令我與汝來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寶珠懷之恐得罪欲赴於江而如有人難之父聞珠聲音目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咎元者老矣予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爲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第五十四口業化

人生口業報非輕莫把邪言作課程妄語以虛爲實事綺辭增百作千名血隨砒石流無已罪積陰司貫已盈犁舌不須求地獄眼前公案甚分明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弟才具出己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駟儉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砒刺之中此

猶細故也人小有過則既傳揚之又增飾之以無
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
不得已爲優爲以錯悞爲情實至於面折之窘辱
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已之族
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爲頑嚚目其兄弟爲管蔡
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與訟已則解釋之或教
人詛罵已則辨證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
舌黃之疾使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又作尋
復治之大約一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

一二升率以爲常一日因與其徒話鬼神幽明之
故自天之雨暘之不時地之豐儉之不一鬼神之
受人享祀祖禰之邀人奠醑皆訶罵之予適與江
濱會語聞其多口予方竊笑之里域真官虞奇叔
曰此特萬分之一耳因備舉而詳言之予乃遣功
曹繆真持之使自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
漓如屠狗彘流溢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
人之口業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遂不能食而
死

第五十五東郭化

工作雖然爲得財也須擇術自量裁減輕添重由心造提後推前以意猜業熟兩眸皆瞽廢藝精五指盡傷摧三年陽責人爲鑑寧免鞭魂死後灾

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闐闐之徒雖一錢物皆有贗僞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爲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其欲減勺爲升減合爲斗省

銖爲兩省兩爲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爲便於日用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爲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警而陰理之予乃遣里域神段彥夢撻永正雖悟未悔旣以聲名漸彰求者愈衆貪其工值夜以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旣以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爲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

釘鎖冒險施用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既識之皆無卹者饑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其過而死二子相繼以殍由是所用之者因少戢焉

第五十六牛山化

積善須逢善果圓惡人還值惡因緣公平苟信無凶報慘刻蘇珍惹禍愆但種稻梁先滿地莫憂荆棘後叅天請君試看簷頭雨滴滴相承不肯偏

蜀郡涪鄰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珍所居比鄰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以儻珍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珍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珍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珍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爲賢以珍爲邪且

以珍之敢爲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
間鄉老周同舉手示衆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一
濁一清皆赴於河發源旣殊波蕩不反三尺童子
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
人亦然方語未畢珍乃面顏俱赤投袂而起曰苟
君是涇珍是渭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鄰珍之所
爲唯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
水比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
爾珍每見信必眦睚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

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
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際且語
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墮儀
真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於浪花間
予與諸龍君皆豫供神之席因勅二江龍往拯之
鄴涪二君雅知二子之詳乃携儀真近岸而轉明
能於淵會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爲
儀真牽挽而入觀者如堵呼笑騰沸予不平之乃
使鄴龍曳珍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珍之父子皆

木宮言 卷二
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
珍禍福不在他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
業方盈焉

第五十七天感化

婦人植性固多偏孝謹誠勤豈易全宿業雖應雷斧
禍今身幸有事親緣亘天虐焰俄回息捲地威風忽
變遷馬氏焚屍支婦免乃知輿議合於天

鄴邑民支祖宣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
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
廉恭順能逢迎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
墮兩齒求免行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貲入之喻無
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比鄰牟容
之妻年三十病殮殍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
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
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
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
於天帝有旨令焚汝屍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
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

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侵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之辱

二也身有孕旣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婉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爲予言之予知其心乃爲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予卽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第五十八尚義化

昆弟由來一父生至親安可便無情李華待蔚真堪

尚雍滌欺源太不平折臂輿情知顯報表閭公議得嘉名因令薄俗成淳厚鴈序怡怡免競爭

瀟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於官每爲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怡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久之滌源爲仇讐妯娌爲冤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輒箠之旣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辭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乃妹出亦箠之曰法

有長幼終不主幼而管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嬰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爲子華泣對曰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旣長爲名士爲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爲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彌明服義尋以家資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

木宮言 卷二
彌明自有祿養矣鄉人以爲賢秋社集予在祭焉
鄉人以雍李相况爲薰蕕滌聞之罵坐復曳源擊
之予不平焉乃使直事紵其臂而折之滌妻尋亦
疽發於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
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爲不義之報太
守旌華之閭曰尙義

第五十九旌隱化

世情習俗最移人日用塵勞喪本真守道牟君天所
祐輕身蘇子鬼猶嗔至言傳誦爲規範廟食興崇致
奐輪蜀士始尊中國教俗儒一日變真醇

蜀自秦並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化漸
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
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人牟麟
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
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
郡守溫瑀辟請爲從事旣不起丞于辰往邀之接
語移時所談皆因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辰欲致
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卒罷之辰以告瑀瑀嘉其節

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為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踵門而辯之麟亦自以為嘗教誨之猶執先覺之義而語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為吾實恥之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予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為之解紛顧眾而謂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在焉非人為也奔競無恥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

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為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所守既喪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為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闐或問予曰爾為誰答曰予所謂張仲子者也眾驚愕相視間予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尚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為予立廟

第六十祐正化

謀他財賄已非宜况復萌心苦見欺正女一言祈響

報吉人盡室免傾危俄驚縲綫皆離體尋使凶強摠
磔尸福善禍淫天理在非予受祭報其私

北郭富室智全禮仲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
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
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全禮之妻與二
女未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惶乞憐
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
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
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於予予乃遣功曹

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所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
盡執其賊翌日告於里正聞於郡悉誅之

第六十一殺生化

蠢動含靈皆有命貪生畏死與人同因思骨髓脂膏
味俾在砧刀鼎鑊中不顧冤魂隨影響只知滋味潤
喉嚨杜章享盡前生福業果成時報不空

邛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
以爲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自持門戶厨
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禍

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爲生爲人屠劊以就口食所
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纔方
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罟取
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
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資不足度日栖惶無聊尋
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是餓
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
於是仰天呼冤予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
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尙餘五年予旣知

其造業之由又憫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
日夕怨苦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
瘡皮以自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
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
之數命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第六十二酷虐化

公孫武仲處心廉鞭撻諸胥失太嚴資水賴恩還縱
吏酷民誅取卻無厭化身戒勵誠惟一改行寬平利
可兼裁抑有餘增不足吏民兩邑惠俱沾

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怨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莅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爲常日用飲食歲時衣裝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狴犴恣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爲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劾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見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邑咸以爲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潔焉

第六十三憫世化

周室隳頹爲不仁蒼姬一旦變羸秦慘形暴戾無和氣詐計窮兵又幾春不忍中原罹此禍願開方寸濟斯民上天有旨垂俞允雨後乾坤又一新予嘗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已而周喪天下皆羸氏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於斯久矣予以久處

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章上聞帝從之若曰
白帝子遊人間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代
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爲赤帝子之後
予受命焉

第六十四咸陽化

護持全蜀幸優遊應世情牽強出頭被譖不成膺繼
統殺身空與結冤讎封王緣薄終何益報母心酸未
肯休那得身爲率然相盡吞諸呂怯幽憂

予之懇於上天將以化身援天下於塗炭之中躋

斯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命以予爲赤帝子之後
玉音可畏予不敢抗靜言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
天監生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
之後宮闕鼎新漢帝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
此所謂赤帝子者也今爲漢帝矣予縱日間爲監
生大神所擠墮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
予生骨相相肖舉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孩提
中而本志尙堅語言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
以予兄爲不類薄之晚年欲以予爲太子旣不果

帝萬歲後卒爲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甚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時思得復爲率然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第六十五 邛池化

恃勢凌人不可爲無辜子母被誅夷銜冤入地至極矣不共戴天良已之諸呂後身同一邑雙親乞命在斯時海波平陷四十里還我當年受百罹

予自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嘗蓄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冥

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萃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至此而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爲業一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窘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與割臂出血瀝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血氣薄少不能施化

願此石下倘有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識母氏心
惓惓焉一念感之從而寓之明日二老復來揭石
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予所爲也母收養之逾
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予爲助
之身旣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
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足因拘而噬之
焉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予詳訪於予家而
不獲逮予父母入於囹圄責以三日求予無狀將
見殺焉次日予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

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
爲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爲妖也今必戮之予
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
爲畜而殺人豈令尹之事乎令叱予使退予復語
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
畢予隱形不見令之左右皆以予爲妖予乃奏天
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之願
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
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爲魚以手

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爲雨灌注城邑周
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
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第六十六解脫化

嗔恚之心莫易生此身生處是無明只知直理堪平
訴不待琅音輒徑行謫受大身遭熱惱填還冤債慰
羣情世尊一語消除業却得當來面目成

予前以呂后冤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
意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翼日玉音薦
降以海神晁閔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
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仇對
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
天枉帝命賜遣以予爲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使
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
旱虐水復爲泥身旣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
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啞嚙不已
宛轉困苦不計春秋一日晨凉天光忽開五色雲
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

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象稽首讚歎歡喜聲
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墮隨處生春
予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
首哀號乞垂赦度萬靈諸聖道衛先後咸謂予曰
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
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旣遭逢宿業可脫
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
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
孝家忠國作大饒益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

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
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
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
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
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得大
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予
歸依焉

第六十七仁政化

嗔業焚如障最深堅持鎧甲莫容侵瘡傷爾體猶吾

體痛切他心似我心吏既不欺終幹蠱民知相愛自
甘臨清河薄譽緣斯得歌詠誰將和舜琴

予旣離惡趣卽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爲張禹之子
名勲旣長爲中正所推爲清河令寬明白任人不
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定正
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
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誥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
以白爲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
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

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
者以情喻之爲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其
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
容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雨暘以時
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爲
政五年怨懟不聞而民爲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
不慈教我恕我張君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
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
柔而有制我有親兄實殷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

爭後爲太守責以趨進予解組焉時乃章帝元和之末也

第六十八幽明化

盡心於道道斯行篤志求仁仁自成性定乃能通晝夜神全方可治幽明林宗獎拔存公議帝子傳言無隱情三紀辛勤多功績不妨陰隲相羣生

予以先世善政有成根業滋茂天年甫盡卽遂受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仲者猶不忘於故稱也復爲郭有道之所品題雖不登顯仕

浮沉里閭而上帝有旨俾予日應世務夜治幽冥凡人之屈伸冤枉陰德隱謀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予有功焉

第六十九籌帷化

襟懷有武且兼文一寸心田萬象分寶運將開司馬氏兵謀聊讚鄧將軍出奇間道行吾計盡瘁沙場佐帝勲史氏簡書還闕逸何妨籌畫世無聞

予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

置復生於河朔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以功名自期乃爲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爲從事凡所舉謀予必預焉及伐蜀之年予爲行軍司馬勸艾以間道出奇以省鋒鏑之禍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琅邪瞻不之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或有流矢星飛集於予體瞻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創甚矣蓋向者邛池未償之報也可不戒哉

第七十如意化

帝手何年自執持玉京一旦賜於予指揮行陣陰兵

白顧揖仇讐惡意移利器尋常爲伴者舊名時復白呼之從茲所向皆如意三界神靈誰敢欺

予旣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鼎新神位俾予永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賜予帝旨若曰咨爾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功資汝斯杖無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第七十一丁未化

越裳西畔金山色越嶲南邊近海涯醉眼醒看新日月閒心猶愛舊煙霞元辰司命專丁未趙國中興顯

故家火德佐王十萬祀始從今日拜真嘉

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
經從焉越裳之西越嶲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
勝境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母也於是生焉
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
以甲子考之則其時已屬辛亥日矣帝命以予爲
丁未陽官本命元辰焉

第七十二水漕化

夢裏爲龍爲帝王多生習氣未能忘笑他酒饌循淫
祀書我官銜牒水鄉風雨聲中奔衛子桑麻陰下舞
商羊職司全蜀幽明事七曲遷居道路長

予已長成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
於土木予笑之蓋予嘗以夢報矣一日水際自書
官銜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有形以來自周
爲人迄今顯化七十三矣乃呼予爲運判促上白
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入大穴中宮庭明敞父母
以下血肉皆在一夕雨澤大作徧全蜀之境尋有
旨以予總護全蜀幽明之事焉

第七十三桂籍化

儒家桂籍隸天曹得失榮枯數莫逃夢契真誠題義
顯榜隨陰德姓名高封妻蔭子由寒裔曳紫腰金自
白袍爲報鷄臆無寐客勉心文行莫辭勞

帝以予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
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
至二府進退皆隸焉

第七十四孝廉化

經術談王辨異同孝廉特地起遺風江寧玉璽皆天

命日麗重光顯帝功馬化已知典晉室蛙尊誰爲屬
劉聰跨驢直入西涼地遊戲隨機現六通

予慕釋氏韜光禪寂建興中憫戎狄窺伺朝綱非
命世英雄弗能反正會元帝建策南渡綏撫江左
而白麟玉璽見於江寧臨安日有重輪皆中興之
象予改日作儒士跨一白驢往河西應孝廉謁張
軌焉

第七十五感時化

擬陪鄉士獻能書喜遇姚萇古亦無欲激頽波專號

令敢據忠節委均輸不堪狙詐爲三俊笑倚鴻圖應
一呼興盡先期歸蜀地輶車在駕訪吾廬

予建興末作儒士稱謝艾跨驢入西涼張軌以予
爲主簿張重華嗣位時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皆推宿舊且韓信穰苴皆非舊將盡明公之舉惟
材可任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委以專征伐之事庶
幾可也重華召艾問以計策曰耿弇不以賊遺君
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數千人爲殿下吞

之重華大悅以步騎三萬人令艾討之麻秋率大
衆以禦之艾乘輶車冠白帟鳴鼓而行秋望而怒
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
千馳擊左右大擾勸艾去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
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
乘而擊之俘斬甚多秋乃匹馬宵遯季龍聞而歎
曰吾以偏師走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重華真
所謂彼有人焉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爲友欲激頽
波以正風化奈何縱暴之君競起廢弒然萇雖少

而多謀畧又况夙有契好故作密友久之予厭處
凡世思歸蜀峰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
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鐵如意
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萇疑予予爲之一麾旗幟蔽
天戈矛戎馬萬餘列於平坡今試兵壩是也後萇
以苻堅死卽帝位國號秦焉

第七十六扶神化

清河爲晉拯艱難堪笑苻堅逞厥奸帝命神孫摧北
敵祖爲賢相起東山潛機勝敗知前定報捷音書謾

往還試問八公諸草木史中功烈甚班班

予父清河府君念晉氏皆黃帝之裔其後陵遲欲
降生於世而匡救之稟玉音而生於謝氏於建興
中故府君携予二子曰淵石曰林陽遞生於諸謝
予父高臥東山爲蒼生而起二子乃玄石也苻堅
拒權翼等諫率兵九十七萬東西萬里水陸齊進
寇邊孝武皇帝方將謀帥予父曰惟兄之子玄可
當此任卽遣玄石及子琰等都督水軍七萬拒堅
於壽春堅登城而望晉軍部陣甚嚴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苻融曰此亦勅敵也後淝水
却陣大破之北軍皆懼桓冲在荊州遣援予父怡
然不變止冲之師冲笑料其必敗及玄破賊書還
無喜色人服其度量而勝負之數已素定於胷中
嘻哉予之家世顯忠勤誠無愧於信史焉

第七十七誅暴化

禍福之機本在人只因現報與前因貪污賄利欺君
命刻剝脂膏虐下民權貨王仔生犢尾刷錢馬誇化
猪身從茲警悟堪爲戒一念纔虧卽有神

予仕晉之後兼治幽明時蜀之導江王仔者永和
中任帥幕吏被檄督權課鹽於潼川而王躬詣井
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取五千斤者輒
取萬斤又約來年所輸不滿額者籍其家王心知
其不能如約窺欲沒入之使官自煎旣復命帥以
鹽數倍增喜之予聞其苦民故陰治之是夕帥馮
遷夢王仔來謁而公裳下有牛尾方驚悟有婢亦
魘及甦言適王仔者來公裳下有一牛尾出再四
言其權利貪污之故今生蜀之屬邑田遷家翼日

遣人訪之果如所夢又益昌馬謖者同爲帥屬每
出部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重輕虛實盈縮
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苦其虐號曰馬刷或
以王君牛尾警之者馬曰正使見世尾生亦何必
問予聞其暴虐如此聞之上帝繼而病卒七日之
中其家作薦福聞棺中有聲意其再生亟開棺視
之則已變爲一猪矣急掩而葬之時天氣晴爽喪
車纔起天雨如注送者皆不可行及墓次水已溢
矣此可爲汚吏之戒

第七十八明經化

銅川著筮久潛心道學儒宗已陸沉天假仲淹重振
鐸文追孔氏復鏗金儒風欲繫唐虞化大雅全排鄭
衛音董氏庶幾顏氏子升堂窺見室之深

予久處穹昊帝以中國道衰欲王化之復行故命
予生銅川家知隋運將終吾道未濟退居河汾間
修先王之業制禮以節情作樂以和俗恢刑政以
防其非崇祭祀以介其福祖述周孔取則軻雄九
年而成經也其餘五常之教於小子何述焉復以

禮樂之學付之董常惜其不一用於太宗之朝悲夫

第七十九護聖化

漁陽鞞鼓扣長安此日明皇幸劔關若聽九齡摠諫論豈勞七曲重躋攀不因儒士爲親謁安得鑾輿復遠還萬里橋邊迎禁蹕誰知虛位紫霄間

予自汾陽傳道厭於死生再奉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淵石生於清河氏之家卽九齡也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宗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風

生首登七寶山坐有文場戰帥之雄應制走丸之辯後漁陽之亂明皇幸蜀登劍嶺而觀中原歎曰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也予因至萬里橋以儒生謁帝帝曰卿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歸闕封予爲左丞相而予密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蔗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宮妾曰吾奉上帝命居元

載孔昇天也令具湯沐復就寢而升化矣

第八十明威化

影響昭昭理可尋性天豈與物交侵眼根所著無非色身業居多莫匪淫四舉不沾天子祿一生虛負狀元心李登狂妄終除籍果報徒嗟罪障深

唐李登者年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爲登勘當此生如何法師諾

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當爲汝扣之一日上章道過治所謁予法師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凡四舉不登此人果何如予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甲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

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
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
王驥家室女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
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憾而死
後之士夫可不戒哉

第八十一濟順化

縣縣唐祚欲傾摧叛逾陵遲陷北臺逼脅乘輿臨草
莽爭驅甲冑走塵埃天恩昭顯精神會帝室重興雨
露來桔柏津前新應詔虬鉉誰信作良媒

唐乾符中歲荒河南爲盜者甚衆尙君長伏誅尙
讓等推黃巢爲主反長驅江陵渡江爲患入淮北
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遷入蜀
巢犯關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追僖宗乘輿夜
遁出鳳翔予以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
騎奉帝帝乘之予以捧足攏馬密布彩雲衛帝騰空
彌明露雲微開令帝下視見鳳翔軍與巢軍戰於
龍虎阪若蟻陣也帝曰此何所也予以曰此乃空際
帝驚歎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我非卿豈料此

生耶予奉帝至劔南復道帝疲甚欲少憩命予股以枕之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矣輦鉦近也予曰非也乃林葉風聲久之從駕宿衛始及訝帝行之速也帝至桔柏津約曰我有一女乃興唐公主最神慧奉卿箕箒可乎予曰臣幽也何敢奉承帝曰勿固辭也遂封吾爲濟順王親至廟奠獻解劔爲賜仗予勦賊後宋文通等斬巢首送成都帝還闕則興唐公主從而殂矣予命陰兵迎公主歸七曲焉

第八十二濟迷化

救世垂訛物理衰神人淆混化塵微庸愚指我爲妖妄蒙昧嗟予擬是非匝地亂雲多雨潦亘天烈焰示光輝孫樵始信英靈著從此寰中顯福威

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尙剛介不與羣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予命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尙笑曰

廟奴護我再呼曰神旣在何不爲我止風雨使我能抵於平陸如何予笑曰子所過神廟必狎侮指以爲妖笑以爲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以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翼日留記於廟焉

第八十三證果化

色空歸境湛然明樂道全真顯妙因拯溺大施康濟力活人廣布惠慈仁三千果證如來號八百功成大士真不動戲遊三昧地坤維重顯福生民

予從釋地頓超不二法門居清涼寶山仍司民疾苦時蜀人苦於湍流自遂城至涪江水溢抵於城隍人多漂蕩又苦疫癘痼瘵癰疽之疾予化里神爲作篙師拯合溺者凡數千人又化太醫生親爲診候全活者衆會鷲峰古佛紀功錄行爲予授記作是言汝於當世作師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鎮如來今證斯果焉

第八十四明良化

藝祖開基妙若神義欽遜德不勞兵終南翊聖會全

璧汾晉西祠已結纓十策條陳裨獻納兩朝變理致
昇平明良慶會應非偶炳炳丹青顯令名

予方居不動地精修妙行而八紘雲擾世變輪迴
適奉玉音五星聚奎有興宋之語徧勅諸靈出以
應運故翊聖降於終南張守真之廬及晉祠有崇
德之聘予遣長子疑是次子曰林陽生於清河曰齊賢
布衣十策歷相兩朝佐神獨孤生於寇氏曰平仲
力輔章聖策功澶淵基二百載太平之治焉事載
國史所驗不誣

第八十五顯忠化

明明天子出乘乾孽黨何能撼蜀權均倡悖徒凌郡
縣順連叛寇汙山川不煩兵刃交鋒戰立見王師奏
凱旋知道劒關神有力徽章溢美備人天

予方以海宇清寧爲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
師討之主帥王繼恩雷有終祝吾丐靈予命崔瑄
李懋以陰兵助雷有終擒賊至利州賊固壘不下
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二將助陰兵百千
今奉天勅勦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中呼者

腹其卒去箭無恙又厲聲自若豫言賊陷之期及
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予弭變能免殺
戮俾專輪迴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
六天之陰兵

第八十六聖治化

太平風化樂唐虞致治馨香等太初率服四夷明德
教奠安百姓法規模挈裘頓領知賢相錯節盤根見
大儒一舍輔成元祐政著書誰用鑑寰區

皇朝一祖四宗垂拱太平予奉玉音以次子然明

生於司馬氏家名光盡誠於館著古今歷代史以
鑑於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
下治當時庶政聿修咸謂德合天地道通神明而
積仁累德凜凜乎庶幾周召之烈焉

第八十七武烈化

猱猾交馳寇隴西秦梁幾陷孰排擠高宗側席方求
策諸子宣靈已挽輓木馬汗流知助順朱幡火烈示
端倪兩兼吳蜀回天統皇壽重延日月齊

予以朝廷承光大之休命尊峻極之崇階地廣三

代威鎮八紘忽女真有燕山之圍方賊起江湖之
釁三辰錯亂師旅並興女真無厭竊我神器二聖
北狩百姓流離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攻城剽
地流血成川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億兆
空懷主之念九牧大勤王之師猱猾狼貪未已再
興西北之師逼於秦梁幾陷王師乞靈於祠然予
已應化清河氏之家久矣予之五子長曰淵石卽
竟也次曰楸陽卽贄也三曰竇曰貫曰質統佐神
崔瑄李懋等奉上帝命憫其一方勅令助國卽以

神兵現滿山川金賊驚駭而遁木馬有汗流之珠
隴西獲晏安之福以迄於今焉

第八十八興國化

朝廷中否甚傷情事業班班可訪尋政在平江扶大
寶兵虧陝右本天心便宜坐使兩蜀靜陟恩流三
峽深要識此回神異處樞中全體土無侵

予以仙釋交修不欲出生死地而靖康有陽九之
厄帝有恩言命予靖難乃於紹聖丁丑託化張浚
立一世之英表平江復辟聖天子垂統四十餘載

本宮言 卷二
至富平之敗非浚之失乃天也隆興甲申浚死葬於衡陽其子杓欲更葬於蜀旣啓棺視之威容儼然如存合郡士夫觀者如堵以手加額者衆隨而掩之倘非予神化安有此也予生領天子之權於蜀兼掌文昌之命於天其功績不忝矣

第八十九止足化

玉冊褒稱賜寵光尊隆師傅總元綱積功惟喜修天爵被命寧辭抗帝章泣事惟勤居太極貢賢是任主文昌錫民五福期康又非特區區一雨暘

予隆慶之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實傳列聖之業儒士者道德之淵藪宜推一德之忠播告諸天亶孚有衆惟文昌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衛民少傅靈應帝君張某德被萬物威形四方粵自有生顯從浩劫順考古道鑑觀人文照臨並日月之明發生贊乾坤之化是以教耕稼而民人育每裁制而自優修禮樂而政事康果猷爲之不謬干戈載戢陰陽常和水土旣平休祥時格託之庶務試之諸艱皆濟濟以可觀每多多而益

辦昔自水漕今涖台衡尙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
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乎九十餘化之行藏
命編諸冊著以萬二千端之行節豈曰空文顛則
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下民允賴惟乃之
休况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欲分身而
顯化率諸聖以混融萬剎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
位俯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於戲
躋三階而下太乙允彰應物之符欽五福而錫庶
民式賴師言之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特加金

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予辭表畧曰滿盈
之懼上瀆瑩聰溫厚之辭時紆訓誥意敢懷於不
敏欲猶冀於必從中謝伏念臣德薄位尊言輕行
寡徒以效誠之決未懷引退之私茲遇盛時重叨
異數豈不侈高上之賜其亦畏至窮之災恭惟天
尊上帝道善貸以亶成明容光而必照護以小疵
之失察其由中之言方將曲致於施仁夫亦何嫌
於遷令予再三辭遜而受之兼司四方禍福所以
分身應化焉

第九十真元化

物有潛通信可知幾回利濟惹閒非觀風隴蜀存真
寂掌籍南昌應事機金闕錦囊宏帝道紫陽玉錄振
霄暉更生爲顯昌黎事別有精言示福威

予自興國之後遊神附鸞宏顯錄法幸遇聖朝仁
化神真降靈故三神所授大洞經錄法三宗復傳
於世昔賀達授姚偉而仕至大夫朱道元授朱渙
而官至清近劉若拙授周良輔而高中甲科黃若
水授蘇軾而爲兩制文臣劉浩然授虞允文而爲

中興宰相是皆範文儒昌道命可不侈其傳乎乃
演是錄於寶屏之鸞而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
與其子當程允洽及其兄兼善計府何敦信衛丹
李茂等設壇於誠應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以
待智者而涪之樂溫龍門韓中之者乃宿契也其
孫坤臣病篤叩予甚力卽授以符藥復遣治病功
曹應感更生仍畀法錄今涪夔之間靈應昭昭真
元驗焉

第九十一誅逆化

密承帝旨下蒼旻昭示塵寰禍福因變理璣衡明察
訪幹旋綱紀妙經綸王生易木雷誅魄徐子貪金命
殞身羅鞏未還先告卒只因不早葬雙親

予被命遷師相之職專生殺之柄司禍福之事採
訪善惡乾道中蜀之中江王千者其父母自買香
木棺以備身後千易以杉木已而貨之再易以株
板及母亡則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葬予察知
之將王千以雷擊死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仆
地日正中雷震挈其子於五里外洎後回見父屍

依前倒植凡兩瘞皆然遂於棺上斲一竅以竹標
之方免震出同時新都丞徐謙者被檄充勘官宿
犍爲境上徐氏家主人前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
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神人乃吾所遣佐神
也至晚果有徐從政踵門遂具盛禮及回復夢曰
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七十人命天曹已減三十
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訝問其故語以
夢中所報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於
邸中年三十四聞者莫不惜之又梓潼縣羅鞏者

入上庠過祠下默禱於予予夢告之曰子已獲罪
天曹宜亟還鄉前程事無復問也鞏懇曰平生操
履俱無過失願聞罪由予曰子無他惟父母久不
葬爾鞏曰家有兄弟何獨歸罪於鞏乎予曰以子
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鞏
旣寤悔恨治裝還鄉同舍驚問鞏以夢告未及家
而卒焉

第九十二拔苦化

漠漠幽都未有涯今來古往幾遺骸皇穹有命司藏
瘞神化無方廣葬埋玉歷紀功頌玉冊瑤華錫命步
瑤階逍遙金闕宏慈憫一視同人無等差

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尙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
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謨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
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畧無惻隱之心况於他人乎
予遊神察訪深爲惕然適奉玉勅俾司焉予力爲
開誘凡暴露而得埋葬者甚衆功聞於上時上天
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熙六年正月
初一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炁之上大

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金闕昊天玉皇上帝總領三界羣真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真君開碧玉寶笈流霞丹匣出萬大素威功過玉歷考校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真得道以來功過大小以予自龍漢初劫化九光之始育玄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火德降生於清河氏九十餘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帝之位於是諸

天行舉三界推尊頒降玉歷下示金闕乃命玉宸左侍瑤華內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真君撰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瑤華內院三天門下都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玄玄天道無形無名始青肇判挺生聖真乾坤並德日月並明天上天下莫不孝欽唯昊天金闕太師糾察三界三教禍福事九天都督大使判桂祿嗣籍上仙元皇真人張某玄黃孕質炳靈張翼之精梵炁通靈妙證虛

皇之果植立古今之名教彌綸天地之璇網全十
華十德之太元朗八景八真之妙善分身應化不
外乎忠孝之兩端救劫度人必本乎慈仁之一念
九十生之功成行滿三千劫之道備德高坤維宏
福惠之思乾造賴贊襄之力善盈玉歷名渙瑤穹
當位帝真式隆寵號謹遣金闕侍中玉宸左侍清
元學士無上上德真君甯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
尊號進拜南極長生真王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
化主宰波羅尼蜜不驕樂育天帝救劫大慈悲更

生永命天尊上極先天地道蘊玄黃生一炁以化
三才混合空洞證十通而成萬行離相消塵扶教
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劫保生行化俾超暉景之太
霞位峻九天職隆三界丕闡慈悲之行大恢生成
之願持檀熾音領蒼胡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合
示嘉尊幸毋謙遜仍冀同符大道劫劫長存普福
生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祕玄都謹言於是予
以是日授徽號於玉宸金闕七寶瓊臺之上昊天
至尊御殿典儀賜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

冠通天十二旒之冠服玄袞日月山龍華蟲之服
玄圭朱履所居之宮一日紫微垣文昌宮在赤明
和陽虛明堂曜天之間一日玉霄絳宮在波羅蜜
不驕樂育天之上宮闕巍峨皆大暉華烝明陽龍
光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風自鳴紫雲常覆予欽
奉冊命峻遷天真愈懷恐懼乃作慈憫而自誓曰
下土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福多迷正道多入邪
宗展轉沉淪無由出離又值延康末劫魔鬼流行
人民受禍剝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

學道德仁義之教綜以仙釋之靈通顯以桂籍之
功用設爲四科立爲九等表吉凶悔吝之機彰善
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劫
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賈凡一民一物
之枯榮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第九十三福瀘化

煙橫瀘水碧漣漪殺業誰知會遇時山寺劊身徒憤
憤岳靈未報且遲遲儻存忠厚佛三昧不致仇連李
萬兒張信復歸王吉手彼冤此報罔踰期

紹熙中瀘帥張孝芳者爲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
叛信爲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秭
歸一僧俗姓廖名慧覺居山院蓄資甚厚贖錢作
斷壚水陸繼而草寇李萬兒者率衆欲劫之初不
知其僧設弇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
與其徒劊而食之後李萬兒等圖報其冤岳靈曰
汝報之未可此人有爲衆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
可也惟汝尙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慧覺
生清河家卽芳也萬兒卽張信也吉卽張昌也其
報昭然予遂與英烈統理神衛瀘而平焉

第九十四昭明化

昔從太極肇羲皇神性隨機雲水鄉九十四回彰變
化三千餘行露微芒雙峰爲建元初宅七曲周遊參
宿方聊附飛鸞明此意出書重訓藉揄揚

予以天命薦隆位登金闕逍遙紫虛遊神察訪而
世變愈降儉薄鄙詐之風在在皆然况劫難將興
未易消弭乃寓鸞顯化少變汗風小回大劫如昌
之龍因普之萬松雅之百丈遂寧之蓬谿勅皆予

分遣仙曹爲應化之壇故在蓬谿則解序玉經在萬松則書降寵號又巴陵運騰里人楊思作文昌星席以朱章感諸真具集予拉崇應遊神降福因覽雙峰真神仙窟宅遂請於帝立昭明應化鸞臺以示四民休徵仍爲予父元初大帝化建寓室而韓震異亦樂施田焉飛鸞開化於斯爲盛凡有聞有見者莫不知也

第九十五亨屯化

丑劫將終三卯興妖氛只恁慘參辰開禧方弭包羞

否紹定重基構難屯謾向吳山尋活計不堪錦水已揚塵天顏未允寬分奏此際應知有大句

延康末劫蜀有三卯之屯開禧丁卯逾曦僭辰予

不忍生靈荼毒預稟天勅遣音杏晶音然山神降生爲

安丙同崇應帝削平此亂故予垂鸞示以安丙二字是以楊李諸人得以成事而禍不及民紹定辛卯蜀變甚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召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允奏聞乃遣鳳凰土地生於余氏曰玠尹正西陲以甦蜀困時號小康皆予救劫之功

迨至乙卯世事日非奈數不可挽主宰無功雷杼不可以復居矣遂有三潮之命悲夫

第九十六安南化

六丁五未數相仍井絡參墟總弗庭雷杼不靈踰一紀鰲山分化恰周星瀘川復正車書舊巴峽重羞黍稷馨天道惡盈應未泰江南生聚苟安寧

予由周迄今炳靈劍嶺邇自三卯雷杼不靈星周一紀月寓千江雖無地可居幸有天可依親奉玉旨暫宅鰲山而六丁五未之數難追蜀之諸郡俱

有變遷是以巴蓬利閩莫不比首予與崇應昭惠奏移整於瀘以全蜀本渝嘉以下苟活生根皆予三神之力也

第九十七復古化

摩圍勝地聳金蓮真宅寧親顯後天胸音渠水規恢修禮典鵝灘助順洗腥羶大開復古康民化誓作分身救劫仙一十七書堪範世飛鸞演化示真詮

予三潮宅真之地數罹劫變再奉天勅移鸞於黔遂以雲龍山摩圍之後洞為寧親之宅以駐神蹕

分遣仙官隨地炳靈爲國宣勞不一而足趙定應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如開州之復鵝灘之捷皆予陰相也又命曹光顏奕李白蘇軾黃庭堅諸仙假金蓮石葛傍巖鑽火鎔雪烹茶著經述儀開復古大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脈以植綱常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真傳焉

璿機函

清河內傳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爲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同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嶺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冪戶黃雲迷野居處地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羣書夜避衆子自笑自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嗤而訕

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
 謗之而有禍我為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為龍
 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曹自怪而不甚信為吉兆
 後三農慳音愆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思
 曰寢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
 牒河伯而驚魂尤恐忸怩不能定忽爾之間陰雲四
 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徙居余曰非我
 也余乃張戶老之子名亞緣水府得達故字霧夫吏曰奉命促
 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

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閉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
 山連劔嶺而撐參宮若鳳凰之偃下有泮湫引余入
 一巨穴門有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
 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有人七
 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
 曰君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
 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
 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涉若騰身虛
 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

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清河內傳焚獻者切記

附 靈應大帝事實

大帝姓張諱亞字霽夫聖體肥滿大畧與祠山相似面顏紫色隆準眼大而睛露口方而紅額潤而方耳大而朝口三丫鬚多而長兩臉亦有鬚數根一作墓在隆慶府梓潼縣東二十里先因姚萇入蜀與神相遇借鐵如意以顯靈一展如意而陰兵遍野今演兵壩是也即其地祠之廟先號九曲蓋

梓潼水來朝九折而去後號七曲

四十七化云經行山腹路成七

曲故又謂之七曲

迨至隋唐其靈尤著本朝屢顯神功加

封至八字王廟號靈應專判桂祿傍有風洞深狹嚴邃家慶悉都其間一堂四世俱以孝稱並受王封歷仙班證佛果位天帝其殿有降筆亭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啣筆用金花箋數百幅常留筆下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偽之弊降筆訖其亭內銅鐘自鳴廟吏聞於府府啓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為本出言

傳錄以範文儒以昌道命昨逾曦僭辰之日具犧
牲設俎豆詣殿陳祭甫欲行禮黑風驟起滅燭飛
香逾曦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板已碎作
兩片而案上有安丙二字及曦就戮寧皇親作御
讚四頒慶府所謂鳳凰山者又在七曲之右去廟
七八里有一刹曰榮聖禪寺佛家以爲大帝往來
憩息之所每歲九月十八日設祈祿保嗣道場合
蜀之諸神而奉事之大帝爲主又有應夢臺乃士
大夫乞夢之所大帝奉玉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

嗣者多禱焉因辛卯星變雷杼不靈暫宅鰲山星

未周紀奈午未數厄當罹劫火嘗化白衣炳夢理

皇求爲興一作名山分化之祠續奉天勅復移鸞仗

於雲龍山之摩圍洞以駐神蹕假金蓮石著儀範

世皆所以安國康民也近又顯夢內庭遂有惠文

之渥其誅逾助順之靈異不一而足今又於嶺右

之龍江大闡玄風鼎創真宅無非挽人心而復古

道後之心香知敬者其鑑之

附本傳

帝君姓張諱善勳周初吳會間人也其始祖曰黃帝之子揮始造弦張弓世掌其職子孫因以張爲氏顯於吳有張老者年五十許祈子其夜天文燦爛張宿昭然適符其姓感而降焉張母夢吞珠遂娠踰年帝君生時周武王之乙巳年仲春也生有異表幼不好弄吳距周京遠剪髮文身文物無稱帝君乃尋冠履自習禮文有耆舊來謁隱者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中國使所傳者帝君聞而好之記授無遺邑人願學者咸以爲師然鄉居故事畎

澮鋤得金像冠服儼然約重鈞餘未知何神或曰元始天尊也昔禹治水冶金爲神物以鎮方嶽豈此像之類乎帝君家素貧亦未嘗因以爲利一日海水大至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帝君以金像乘高投狂瀾中曰吾爲衆捨之俄風止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是爲德也皆以粟帛謝不能拒家道由是豐裕異時蹤跡所投像仍得之沙磧中築宮安奉邦人敬事之張母少勤苦六旬而疽發背醫覲罔効帝君計窮旣爲吮疽乃病久食少復成羸瘵

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庶可平復帝君剔股供之
空中語曰上帝以汝純孝延汝母壽二紀翼日勿
藥果瘳帝君逾冠未受室母每以未見孫息爲念
一夕夢至一林麓塚傍有門坐靚妝女子其中顧
而語曰君非張善勲乎妾乃鄰家仲氏女曩者叔
父以君好學尙禮古君子也議以妾歸君吾父以
君貌寢難之後許一富家子清議無聞然妾以君
故遂得疾死今三年矣君曷爲我圖之帝君悸而
寤他日與友儀堅成縱步尋幽至一所與夢中境

相似方告之前事共相驚歎而塚中人呼郎而出
卽向時夢中所見者也儀是其舅家走告仲之父
母迎歸卒爲婚吳俗女嫁而未孕者與臨神潭索
石或瓦以判男女張母命仲氏求之得石隱隱有
淵字文歸而有姪生男遂名曰淵石方齟齬仲氏
語帝君曰此兒真似君妾與君世緣盡矣遂歿自
是不復娶歲在作噩帝君年三十六矣時疾毒流
行父年八十五母年七十三同日逝帝君親持畚
鍤營葬廬墓三年有二白雉棲樹祭則飛鳴而下

終制不見葬五年墓西水暴發欲改卜無及乃齋
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竝取向所奉金像嚴事之
墓前溪谷變成堅塢皆孝感之所致也每憾瘟瘧
之酷力不能報誦經敬像益勤冀獲陰佑以治瘟
鬼又三年金像夢語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
法錄爾未見也今當授汝非惟契汝初心亦可佐
天行治袖出二書授之既覺書在枕前一曰大洞
錄一曰大洞法因開錄讀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
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前請命帝

君命以治疫鬼一持紅旗者領百餘人去塢執五
鬼使至帝君怒叱之將滅其形五使有辭曰弟子
元伯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
陰譴至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非弟子等敢
私若真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見真官符錄
所在卽不敢行災因授以教勅去閭里病瘟者與
之符法全活極多然有內因外因之感皆岐伯神
農氏之學非道家法錄事也於是講究脈理翫味
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

年始造其妙或聞於國君方以砭劑爲事未幾又爲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歷試之以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蓋成王之世也其屬有瘍醫公孫智叔賦性慈慧而記問詳博成王鬚有疽生一夕潰決厥勢危殆智叔以藥敷之應手而瘥至是舉兼已職王以所薦得人遷司諫三辭而後受當成王之幼也聽政周公及長帝君恐左右間言每以君臣終始禍福幾微爲戒而諫草屢焚人無見者故周公東征雖有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終

能保全帝君有力焉帝君在京周十年倦翼思還乞骸之疏數上始從其請旣歸里人迎候自近郊舍車而徒鄉曲榮之張有數族貧窶帝君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爲之教養婚嫁醫藥周給他族聞風翕然相效而吳俗漸美矣亡何道逢一人行且歌曰朝陽之暎觸石生雲初焉髣髴已而續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見迫畏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趣爲異類兮芸芸帝君

聞之下車求教行歌者仰天而歎指以心印授以
正訣曰此西方聖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能念而
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證無量壽旣受教百慮
頓灰是秋會集親友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
月白白得吾之真知身是客有二青童自天而下
宣旨以帝君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其在宣王
時爲張仲王父平子父無忌母黃氏無忌事厲王
爲保氏諫王除監謗之令王怒流於番禺而死黃
氏泣祝於洞庭之君山生帝君因名忠嗣仲其字

也宣王立詣京登肺石自明詔追復其父官諡曰
獻仍以仲爲保氏有兄允思早世無後帝君以次
子懋陽繼其後王母趙氏年八十終王父以哀廢
食尋不起帝君以孫承子服哀毀盡禮中外以孝
友稱字而不名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與尹吉甫
同朝吉甫出征左右讒之爲賦沔水之什王聽之
得保其終無忌之得罪也實以南風成之譖其子
溫叔有才而賢保氏闕人帝君舉仇以溫叔代同
官師氏韋仲將死無子帝君嫁其三女二幼者納

爲已子然明林陽之婦黃氏壽百歲矣而視聽不
衰平生持內觀經有所得一日呼帝君竝其婦孟
氏語以超悟之理而逝後再世得道爲妙惠真人
云王奪帝君情起復時吉甫召公南仲方叔皆故
惟帝君爲老臣王初以宮涅爲太子諫不可及幽
王嗣積怒因致仕歸與鄉人燕飲爲樂王卒賜酒
帝君飲之死神遊西蜀經雪山留居上帝命爲雪
山大仙又命爲蜀北門山王所謂北郭張仲子也
神遊崆峒遇太上老子授以大丹曰大者與道合

真丹者與心爲一爾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
又曰吾今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當來
中國汝宜信之又曰爾既有功於蜀宜永享蜀祀
以慰斯民是秦竝蜀之時也其爲雪山大仙也適
吉甫長子伯奇爲道士裝詣朝求見朝臣皆不識
王命遣人至瀘江召吉甫親故察之帝君出山赴
召自稱雪老對王以伯奇已死事召道士示之則
果伯奇也自言遇尹真師杜道長賜丹得生於是
王以伯奇爲司馬詳載別錄其在晉武帝時爲張

相宮記 卷二
亞時太康八年丁未二月三日生於兩越之間里
老張家祥光罩戶黃雲迷野里人咸謂張公曰君
今六十而得貴嗣童稚時不好嬉戲每慕山澤語
言若有隱顯及長淹貫羣書避衆獨遊樂身常有
光見諸民祈禱則嗤之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
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禍我爲人而
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或爲
水府曹自怪而不之信也後三農慳旱舞雩祝神
無驗因思夢治水府事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牒

河伯忽爾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曰運判
徙居帝君曰余張氏子名亞字需美非運判也吏
曰奉帝命促子問家人如何曰先至治所矣遂揖
上一白羸而起俛首里閤在風雨聲中頓失鄉邑
到一山連劔嶺而撐參宮若鳳凰之偃下有古湫
吏引入巨穴門有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
卽應名雷柱方褰衣入穴吏曰君憶周室爲人七
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帝君大悟吏曰君在
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有中興

之兆君可尋方顯化後元帝南渡綏撫江左帝君作儒士稱謝艾跨白驢往河西應孝廉謁張軌以爲主簿張重華嗣位胤秋寇涼州帝君以步騎三萬人敗之秋匹馬宵遁繼往關中與姚萇爲友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來訪假以鐵如意前召詣玉京時帝賜所執杖曰如意者是也一麾而旌旗蔽天戎馬萬餘列之平坡卽今之試兵壩也後萇卽帝位國號秦皆吏所言尋方顯化之事吏言訖而去至穴中則有王

者宮室服用玉階七曲丹桂千株見家人具在遂居其間士民於閩中梓潼縣立廟祭祀稱梓潼君廟在九曲之北有降筆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箋數百幅留筆下亭門府封鎖甚嚴降筆訖有鐘自鳴廟吏聞於府啓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有陰騭文及訓語甚多帝君每出駕白羸隨二童曰天聾地啞帝君爲文章司命貴賤所係故用聾啞於側使其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天機弗洩也凡禳災祛疹

禱雨祈嗣有感必通世有虔奉之者常降乩直書
或現夢隱示又能鎮伏妖魔疫癘神鬼聞羸鳴則
遠遁爲其習啖邪物也帝君嘗曰憶往昔劫中廣
行陰騭多諸方便以忠孝爲本利人濟物爲心三
千功滿證果天仙後因夙孽自蜀歸依如來洗我
夙垢拔除嗔憾一時遂悟本心脫離苦趣如來授
記我爲證果定慧王菩薩自爾之後常隨如來發
明本妙明心圓明覺性直證圓覺授記我爲梵鎮
如來故證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

迦梵鎮如來位會特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
禍福事後又以帝君自龍漢初劫已三千餘化迄
周武王之乙巳歲降生於清河氏九十餘世之盡
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帝之位宋
紹熙六年正月十五日進封帝號南極長生真王
九天開化主宰不驕樂育天帝更生永命天尊所
居之宮一曰紫微垣文昌宮一曰玉霄絳宮乃慈
憫自誓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綜以仙
釋之靈通顯以桂籍之功用設爲四科立爲九等

表吉凶悔吝之機彰善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劫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賈凡一民一物之枯榮貴賤皆隸帝君之造化焉歷代崇祀之典唐宋屢封至英顯王元加號爲帝君天下學校有祠祀者明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誕辰遣祭所著述陰騭文之外今輯化書孝經大洞本願救劫延嗣諸經竝聖訓陰騭文句頌註證註案戒士文徵信錄爲內函其大洞吉祥呪紫陽錄治瘟錄集唐籤

等書爲外函蓋帝君主乎儒而符籙諸科乃教外之傳爾合爲全書

無我子贊曰或有闢輪迴之說者曰世謂生死輪迴豈天地之氣僅有此數流轉於古今乎予應之曰固也今謂必不輪迴又豈天地之氣僅不計其數而不能流轉於古今乎或無以答蓋尋常之氣生則聚死則散若其正而大者自必長留天地間而不朽也又何疑乎帝君之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哉嘗考帝君自爲士大夫時誦法唐虞大訓以

本言 卷二
一
天
來得丹於柱下授記於鷲峰由儒入道歸釋一身
備三教之全而以儒爲主與孔子同故曰文昌先
天之孔子孔子後天之文昌不必以孔子不言輪
迴與帝君所述一十七世者異而存分別見也故
敬敘次其歷劫本末之著者爲傳抑予因之有感
焉夫士大夫身不易得也皆前世修來者也以之
作孽則孽無窮以之造福則福亦無窮卽帝君證
果亦從士大夫身起矣後之士大夫顧可不以帝
君爲法而思所以保之而任其墮落也哉

